

日頭初起

本劇改編自 1950 年電影《日落大道》

時間：元代。

地點：大都。

人物：南春晏——女，十年前大都傳奇名伶，徐娘半老風韻猶存。

李 泰——男，南春晏從前班主，今為棲霞山莊總管。

江仲逸——男，落拓書會才人，被貞德秀趕出。

琴 書——女，貞德秀得力容妝。

班：主——男，貞德秀班主。

玉 兒、老玉兒——女，年輕與年老的南春晏。

第一幕

（場景：路旁夜晚。一些書會才人與伶人，帶著醉意走在歸家路上，「容妝」琴書也在其中。書會才人甲差點跌倒，才人乙扶他一把）

才人乙：當心囉。喝的忒多了。

才人甲：打從入行起，就屬今兒個最過癮。阿姐唱的真是好，金烏西沈月東升，那些個勾欄看客還不肯走。

才人乙：唱的是你的本，自然說好。

才人甲：一輩子這一本，死而無憾。

女伶甲：沒志氣，瞧瞧人家琴書的父兄，做書會才人，要做到這般才叫稱頭。

（南春晏上，在舞臺一角吟唱，眾人突然秉息凝神，唱完即下）

南春晏：（唱）紛紛細雪灑燕雲，

白茫茫、不見城廓不見村。

往來途路少行人，

惟一抹、披紅映霜白、雪地胭脂痕。

才人甲：何人月下高歌？

琴 書：（聽聞嗓音而知）是她！是十年前專擅梨園、縱橫教坊的南春晏呀。

才人乙：今日一聞，名不虛傳。

才人甲：（感歎）也不過十年，當日轟動一時，到今朝只聞其名、竟不識其人了。

（眾人下）

（場景：路旁）

（伶人甲把書會才人江仲逸推了出去）

伶人甲：出去，阿姐讓你上別處討生活。

江仲逸：做什麼動手動腳。

(伶人乙上)

伶人乙：慢著。阿姐交代，這點錢讓你吃頓好的。(江仲逸不肯接)愛跟銀子過不去，是你家的事。(伶人乙把錢扔在地上)

伶人甲：(邊下邊說)我可沒見過誰敢這麼跟阿姐高聲低叫的。

(伶人甲、乙下)

(江仲逸盯著地上的銀子看了一會兒，掙扎一番，彎下腰來撿)

(琴書上，江仲逸撿完銀子，抬頭看見琴書)

琴書：江先生。

江仲逸：怎麼？貞德秀還讓你送銀子來麼。

琴書：先生的文稿，忘了。(琴書遞與江仲逸)今日之事，先生莫要掛懷。(頓)第三套確是不該這麼寫的呀，若是先生肯改一一

江仲逸：哼。

琴書：先生不以為然麼？

江仲逸：喔，我倒忘懷了，琴書姑娘雖是貞德秀的容妝，卻是家學淵源。便是如此，也無須姑娘費心。

琴書：我是一番好意啊。

江仲逸：(敷衍)領教了。

琴書：……罷了。

(琴書下。債主甲、乙上)

債主甲：秀才(江仲逸假裝沒聽到)，江秀才，小弟在這兒給您拜個年了。

江仲逸：(見躲不過了)夏日炎炎，拜個什麼年。

債主乙：唷，夏天啦。時間過的可真快，江秀才，不知道您跟咱們借錢買的那塊臘肉，吃完了嗎。

江仲逸：還留著一口招待您二位呢。

債主甲：秀才啊，別老這樣挖苦咱們。

債主乙：咱們對您的情義，不說不知道。方才看您與個小姑娘說話，可沒敢出來打攪。

江仲逸：(拿出貞德秀給的銀子)就這些了。

債主甲：利息有了，還缺本金。

江仲逸：(沒誠意的拱手)煩勞二位高抬貴手，寬限寬限。

債主乙：來不使點手段，秀才是沒把咱們兄弟擱在心裡了。(一把扯住江仲逸)走！

江仲逸：放手、放手。

(拉扯之中、江仲逸掙脫，下)

債主甲：跑啦、快追。

(場景：棲霞山莊大門)

債主甲：上哪兒去啦？

債主乙：不見人影，跑得可真快。

債主甲：找找。

債主乙：甬找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那小子要討生活就得上勾攔去，到那兒守著准有。

(債主甲、債主乙下)

(江仲逸出來，前後看看，放心)

江仲逸：哼，欺人太甚。竟將我逼到此等境地，區區幾兩銀子，真真欺人太甚。(轉念一想，洩氣)這勾欄是去不得了，若叫人瞧見了他們與我當街拉拉扯扯，我江仲逸的顏面……唉。只是……(沒錢哪)

(幕後傳來女聲歌唱，是南春晏的聲音，唱後文中《和闐玉碎》中曲詞)

南春晏：(唱)大宛飛黃沙、天際湧雲浪，
和闐飄零人、悶厭厭、斜倚小樓窗。

江仲逸：(唱)(被南春晏歌聲迷住，恍惚)
未知何處、送清商？
一時人間天上、同披流霞光。

(歌聲止息之後，江仲逸回神，抬頭看著方才躲進去的大門，上有匾額)

江仲逸：棲霞山莊。

(燈光忽明忽滅，在明滅中，李泰掛髯口、頂著一張慘白無人色的臉，突然出現。以下問答李泰的回答多半慢半拍，以為他不會回答的時候，他又開了口)

李 泰：手藝人，你遲了一日，夫人不耐煩了。(轉身)隨我來吧。(見江仲逸不動)事情辦好了，夫人不會虧待你的。

江仲逸：貴府夫人是哪位？

李 泰：讓你來此的，未曾與你講明麼。

江仲逸：敢問夫人要什麼？(李泰持續不說話，令江仲逸覺得詭異，停步)要什麼？

李 泰：手藝人，你能做的還有別的麼？

江仲逸：江仲逸有名有姓，不是什麼手藝人——

(幕後再度傳來南春晏的歌聲)

南春晏：(唱)昨夜猶掛芙蓉帳，
今宵獨臥、世情冷暖多淒涼。

李 泰：日色將落，莫要耽擱了夫人練功的時辰。

江仲逸：是何人竟有這樣的嗓音……

(李泰一徑的下。江仲逸雖然躊躇，卻被這聲音吸引，索性隨下)

(場景：棲霞山莊客廳)

(李泰、江仲逸上，江仲逸一眼就看見懸掛在客廳一件精緻非常但款式過氣的戲服與鳳冠，走過去想要細看)

李 泰：當心了，你賠不起。

江仲逸：(不高興)縱是金絲織就、琉珠為飾，這些年未曾見過這樣的款式，只怕過時了。

李 泰：(沒有生氣，對這件戲服有隱隱的迷戀)星移斗轉、時遷世變，金絲仍是金絲、琉珠還是琉珠，減不得它半分。它的好，你哪裡看得出來呢。

(南春晏上)

南春晏：(唱) 雖則是、負心人兒一般樣，
怎受得、他色遷容變忒張狂。
細數往事幾斷腸，
尋思且教他、平分此恨共品嚐。

李 泰：《和闐玉碎》的這首曲子，唱的益發好了。

南春晏：把人帶到秋兒房裡吧。天熱，動作得快些兒。

李 泰：(對江仲逸)請。(見江仲逸搞不清楚狀況)隨我來吧。

(李泰將江仲逸帶至台邊，江仲逸往後台走了一兩步，隨即倒彈出來)

江仲逸：(驚嚇)這侏儒死了與我何干？

李 泰：秋兒不是侏儒，認清了，是白猿。

江仲逸：不是侏儒，為何身著人服，頭帶人冠？

李 泰：手藝人，你只需與秋兒製作棺木，不必多問。

江仲逸：我是個寫本的書會才人，哪裡會製作棺木？

(婢女甲上)

婢女甲：總管，您要找的人來了，在外頭候著呢。

(李泰下)

江仲逸：既是誤會一場，江某告辭。

南春晏：先生留步，先生方才說是書會才人麼？(江仲逸點頭)給先生上茶。

婢女甲：是。

南春晏：先生，請坐。(江仲逸猶豫)坐呀。(兩人坐下)我正想找個人與我看本，可巧，先生就來了。先生可知我是……(見江仲逸不認識他)先生認不得我麼？想必是外地來的，才會不知這棲霞山莊住的是什麼人。

江仲逸：夫人賜教。

南春晏：(不想自己說自己是誰)先生既然是寫本的，煩請先生瞧一瞧我的本。雖說在梨園教坊打滾了十來年，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我呀是清清楚楚的，不過麼……唱戲我在行，寫起本麼，總覺得少那麼個商量的人。

江仲逸：這……(猶豫，想起剛才的噁心死白猿、還有李泰態度很差)

南春晏：若有失禮得罪先生之處，盼先生莫要見怪，不知者無罪，將您錯認手藝人，是南春晏唐突先生了。

江仲逸：(驚訝起身)夫人便是南春晏？

南春晏：(覺得收到效果了，得意的微笑)先生請坐。(斷定江仲逸不會拒絕他，對婢女甲)與我將文稿取來。

婢女甲：是。

南春晏：先生既知「南春宴」，我亦不瞞先生，近來有些懷念從前的急管繁弦呢。

江仲逸：如此請教，夫人所寫，所據本事為何？

南春晏：雖有本事，卻不為中原熟知。乃是當年我尚在勾欄之時，一個色目人與我言講的，乃是流傳於西域和闐一帶的故事……(後文有線索透露即希臘悲劇《米蒂亞》)

(唱) 當日作場無虛席，
黃髮垂髻皆稱奇。
日落人散笙歌稀，
席中有客、曲終猶聞、唧唧諮諮聲不已。
客言來處沙萬里，
女子剛強不可欺。
道我恰似和闐玉，
為說古國舊傳奇。

江仲逸：(唱) 和闐女子風霜曆，
聽罷誰能不憐惜？
人情反復、只在旦暮間，
心有所感同淒淒。

(白) 江某對這和闐女子倒有幾分欣羨，天不與她公道，她便與這世情自討個公道，不似江某……不說了。若能於勾欄搬演，必是轟動教坊。

南春晏：(喜) 先生所言當真麼？

(李泰帶文稿上)

李 泰：文稿取來了。

南春晏：勞煩先生。

江仲逸：(隨手翻一翻) 夫人是否將舊稿也擱置在內？

南春晏：什麼舊稿？

江仲逸：就是些寫壞的、不要的文稿。

南春晏：(臉色微變) 什麼寫壞的不要的，都是要的，一頁不能少，一行不許動——(看江仲逸表情怪異，裝笑) 要請先生替我斟酌幾個字，做我的一字師。

江仲逸：夫人可知雜劇一般以四套曲為限？

南春晏：先生以為王實甫《西廂記》如何？王實甫尚可寫它五本二十套，我欲效法前賢，有何不可？《和闐玉碎》不過八本三十二套。

江仲逸：八本三十二套……(挖苦) 震古鑠今哪。

南春晏：(渾然無所覺，喜) 先生過獎了。

(唱) 初見只道人尋常，
聞此言、不由我對他細打量。
眉目神逸稱俊朗，
言談不凡透靈光。
年少公子識見廣，
知我筆下珠璣藏。
好一個、知音的人兒從天降，
助我粉墨再登場。

江仲逸：(唱) 語帶嘲弄對她講，
誰知是、色舞眉飛氣昂揚。
一絲疑惑來心上，

不由我、細思再打量……
衣袍華貴世無雙，
深居簡行、緣何粉墨豔濃妝？
砌末行頭隨處有，
不見日用、隱隱約約訴荒唐。
棲霞山莊、儼然一座大戲場，
此人料是不尋常。

(白)(想溜)天色將晚，夫人大作只怕不及拜讀，江某擇日再訪。

南春晏：先生首一頁尚未讀完呢。何不留在棲霞山莊，與我一同用膳。(獨斷的吩咐婢女甲)
吩咐下去今夜早些開膳。(婢女甲下)

江仲逸：多謝夫人美意，我還要趕著出城呢。

南春晏：只怕趕至之時，城門早已關閉，先生回不去了。用過晚膳，我讓人與你收拾房間，
棲霞山莊不愁無有招待貴客之處。

江仲逸：這個麼……

南春晏：(看著李泰，要他幫忙)李哥。(李泰走到南春晏身邊，低聲說了些話)先生若肯屈
就大才，謝禮必定令先生滿意。(對婢女甲)取銀子來。

(燈漸暗。江仲逸聽到銀子，猶豫。南春晏請江仲逸就坐，兩人做比肩一同研究劇本貌)

第二幕

(場景：後臺)

(時間：李泰從前的回憶)

(「玉兒」上，神色緊張，一會兒以手掩面，一會兒又來回的踱著方步，彷彿等著什麼人似的，不住往遠方張望)

玉兒：急死人了，怎麼還不來嘛。

(摘下髯口的李泰上，帥氣、充滿精力，與在棲霞山莊中的李泰判若兩人)

李泰：玉兒！

玉兒：(親密的撲過去)我當你忘了今兒個什麼日子了。

李泰：傻丫頭，瞧。(拿出一副頭面)

玉兒：(驚喜、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哪裡尋來的這副頭面？

李泰：莫說玉兒急，我比你更急哪。喜歡麼。

玉兒：(眼光仍舊停留在頭面上)總是要李哥為我這樣費心……

李泰：快戴上吧。(替玉兒戴上)戲就要開演了，妳頭一回登臺，可不能有什麼閃失。

玉兒：你與我再對上一回詞。

李泰：不都記熟了麼？

玉兒：再與你對一回，上了台才安心。

李泰：(唱)鑼鼓喧天，

我與妳、道白曲文、耳鬢邊兒低聲念。

玉兒：(唱)急管繁弦，

你與我、紅氍毹、腳蹤相憑兩流連。

(白)李哥，我好看麼？

李泰：(唱)妝成旁人妒又羨，

更不提、沈魚落雁。

舉手生虹霓、步履踏輕煙，

我的玉兒呀、宛若個天仙。

玉兒：(白)頭回登臺唱主角，還是有些兒的怕呀。

李泰：(白)有我呢。

(唱)天資聰慧難得見，

但看今朝、一曲驚梨園。

隨定我、相偕同上戲臺階，

(唱至此處，李泰停在原處，讓玉兒一個人走到舞臺中央，燈光打在玉兒身上，彷彿一場成功的演出後，她接受眾人的掌聲。而李泰默默背過身去，帶起髯口)

料得從此、天下傳唱南春晏。

(場景：棲霞山莊客廳)

(李泰、江仲逸上)

李泰：先生睡的可好？

江仲逸：日出方歇，江某不慣。敢問夫人何在？

李 泰：昨夜夫人與江先生徹夜對坐、談戲論稿，至今尚未起身。

江仲逸：（從懷中掏出一包銀子）如此，煩請總管轉交夫人。

李 泰：先生何意？

江仲逸：怕是有負夫人交托。

（南春晏上）

南春晏：先生要走麼？

江仲逸：夫人的大作恕江某無能贊一語。

南春晏：先生昨兒個隨意指點之處，頗為受用，怎說幫不上忙呢。

江仲逸：不過寥寥數字，算得什麼幫忙。叨擾一夜，江某要走了。

南春晏：莫不是棲霞山莊有待慢先生之處？李哥——

江仲逸：夫人莫要誤會——（被打斷）

南春晏：還請先生聽我一言。

（唱）昨夜晚、燈下比肩把戲談，
說古也道今、兩相盡歡。
我心有所思、先生亦有感，
論至神會心契處、更勝言傳。
我自知、秉性孤高難為伴，
交遊雖少亦非淺，
也曾與人、夜中秉燭至達旦，
誰知話至深處、猶隔一間、寂寞更難遣。
一生為戲癡迷戀，
奈何長是、台下獨行、臺上自承擔。
歸隱幽居已十年，
繁華漸也成雲煙。
一夜獨立小院中，
彷徨反側來無端。
信步東西庭樹暗，
南北往來擊佩環。
幾度撲跌心緒亂，
張口啞啞不能言。
忽爾昂首向天看，
月華恰正破雲關。
氣血剎時隨翻轉，
引吭高歌和冰盤。
高歌和冰盤、方知心不甘，
心不甘、一身巧藝、從此無人見。
神魂強健魄猶堪，
為何幽閨任自憐？

(白) 先生啊。

(唱) 我猶有志操管弦，
先生何忍袖手觀？
先生亦是有心人，
何肯浮沈在劇壇？

江仲逸：(唱) 他言詞躍躍情切切，
我猶疑不定實難決。
昨夜晚、暢談梨園兩心悅，
品評高低優劣別。
我所鄙者、他亦報之以輕蔑，
他所許者、我亦目之為人傑。
正當是、落拓彷徨前路絕，
竟有一人、慧眼識才學。
曲高無人堪並列，
隨定他、必是平步登雲階。
本當是、共造一番大事業，
一事懸心未能決……

(白) 江某深感夫人盛情——

(家丁甲上，打斷江仲逸)

家丁甲：總管——(發現自己打擾正事，準備退下)

李 泰：回來。事情辦好了麼。(伸出手，家丁甲將借據交與李泰)

家丁甲：小人告退。(家丁甲下)

(李泰將借據擱在桌上，做手勢請江仲逸看。)

江仲逸：這是何物？……(不高興) 是我的借據。

李 泰：夫人的誠意在此。先生看著辦吧。

江仲逸：(仍然不太高興) 感謝夫人慷慨為在下解危，看來這個忙江某是不得不幫了。不過麼……夫人若是只要江某更動數位，那是小覷了江某的本事，還請人另擇高明。

南春晏：(笑) 先生便是為此事躊躇？先生多慮了，南春晏亦是個講理的人，只要先生說的出道理，有什麼改不得的。昨日說到哪兒了？

江仲逸：第一本第四套的兩支曲子。

南春晏：按先生的意思是……(兩人繼續討論)

(與此同時，家丁甲帶貞德秀班主上，與李泰在另一邊談話。)

班：主：(低聲) 李老闆，不到萬不得已，我不會求您幫這個忙。

李 泰：是誰的主意？

班：主：她不知道我來這兒，只說要我無論如何都得找一件出來。前日失火，什麼不好燒偏偏燒壞了那一件，再過兩日便是小王爺壽誕，讓她去呢。李老闆，城裡能拿得出手的就屬這兒，我呀求您了。

李 泰：她讓你找一件，豈會不知哪裡才有？讓她自個兒來說吧。

班：主：這不是為難我麼。

李 泰：(對家丁甲)送客。

班：主：(聲音開始變大)李老闆，您別這樣，咱們再商量商量……

(另一側的南春晏聽見班主的聲音，出來，剛好看見班主的背影)

(班主下)

南春晏：什麼人？

李 泰：(想隱瞞)無有什麼。

南春晏：方才是何人？

李 泰：送些水酒的。

南春晏：怎麼聽著像是貞德秀的班主？

李 泰：聽錯了。

南春晏：瞧著背影也像。

李 泰：認錯了。

南春晏：……備車。

李 泰：上哪兒。

南春晏：你不肯說，我自個兒去看。(頓)看看是不是貞德秀倒了嗓，求我到他班裡去。(欲下，臨去前)我知曉這些年你比誰都高興，見我困在棲霞山莊裡，你比誰都高興。

(南春晏下)

李 泰：(唱)悶幽幽、天地都沈，

今生如此、莫非前世埋夙因？

為伊精神俱費盡，

日久人老歲亦深。

冷言怨語時有聞，

情仇幾許、愛恨已難分……

(白)來人。(家丁甲上)與夫人備車。

家丁甲：回總管，今日還需安排麼？

李 泰：少不得一回。

家丁甲：時刻倉促，只怕不好安排。

李 泰：嗯？

家丁甲：小人盡力便是。(家丁甲下)

李 泰：(唱)餘生何如不必問，

只向舊夢索余溫。

(李泰下)

(場景：棲霞山莊大門)

(債主甲、債主乙上。另有市民數人)

債主乙：唷，老兄，你也來啦。

債主甲：在家閑了數日，出來賺賺零花錢。

債主乙：今兒個徵召的有點急啊。

債主甲：待會使勁喊、用力喊，哄的夫人開心了，明兒個還來呢。

債主乙：（側耳傾聽聲）噓噓，車輪聲！門要開了。

（棲霞山莊大門緩緩打開，李泰駕著馬車，載著南春晏上場）

債主甲：（招手，大喊）來了、來了，大夥兒上！

眾市民：（唱）前推後擁加把勁，
比做個、潑刺刺衝鋒陷敵營。
小叫大呼屋瓦震，
拼得個、轟隆隆雷霆動萬鈞。

（白）南春晏！南春晏！

南春晏：（唱）慣聽人聲響破空，
自是我、風華猶有春意濃。
漫捲車簾當風迎，
猶見往日舊光景：
那一個、氣咻咻耳赤面通紅，
他怨我、車駕頻催忒疾行。
這一個、喘噓噓、奈何半步不肯停，
他怪我、幽徑深居芳蹤隱。
誰道是、當年勝事絕餘韻？
何來這、亦步亦趨隨車行。
不枉我、粉墨作場二十載，
指點梨園幾許春。
大都伶人影重重，
怎比我、會有萬丈日飛升。

李 泰：（唱）手攬玉轡不揚鞭，
我為她、只教車駕徐徐行。
但看人群相簇擁，
又重見、少年奪目貫日虹。
平日裡、弦歌不輟勤練功，
總難掩、蕭索眉目、意懶更心慵。
門首華燈日丁零，
洩氣的話兒、她卻是、一句也不曾。
爭臉要強從來是，
如何不惜也不疼？
回首向來凝眸處，
梧葉黃、蘋花老、會有疏影伴孤燈。

李 泰：諸位鄉親，讓讓，讓讓，夫人的車駕要起了。

（李泰、南春晏下。家丁甲上，眾人圍了過去領薪水）

家丁甲：（發錢）老規矩，一個人兩吊錢。

債主乙：你們夫人就愛這派頭啊？

家丁甲：拿了錢就走，少囉唆。

（眾人下）

（場景：勾欄後臺）

（許多伶人忙進忙出，準備貞德秀的演出）

眾女伶：（唱）照花前後鑿金鏡，
織就梨園錦畫屏。
一室脂粉鬥芳馨，
伶人兀自逞娉婷。

女伶甲：誰見著我的耳墜子啊？

女伶乙：這兒呢。

女伶甲：琴書呢？阿姐那兒還沒忙完麼。

女伶乙：（笑）好大的膽子哪，琴書是阿姐的人，就妳敢讓她替你梳頭。

女伶甲：這可是阿姐應允我的，妳吃的什麼醋。

女伶乙：我吃的什麼醋？我還承望妳往後提拔提拔呢。

（女伶丙奔上）

女伶丙：妳們猜誰來了。

女伶甲：誰來了這樣大驚小怪的？

（南春晏、李泰上。女伶甲看了驚訝的站起來）

班主、班主快來啊，南春晏來了、是南春晏來了。

眾女伶：（耳語）她便是南春晏？／她來做什麼呀？／噲，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當年就是咱們阿姐與她打的對台，叫阿姐一戰成名哪。

（班主上）

班：主：唉呀夫人，您來了。您真是太客氣了，派個人來就好麼，怎麼好意思勞駕您親自走這麼一趟。李老闆，您怎麼沒攔著夫人呢。

南春晏：說的什麼呢。（輕描淡寫）他憑什麼攔我？

班：主：夫人的慷慨相助，我必是銘記在心。（短暫沉默，看南春晏沒有什麼說起戲服的事）李老闆，這戲服的事——

南春晏：是我的事，你與他說做什麼。細節你明兒個到山莊來再談吧。

班：主：是是是。

南春晏：（還看四周）我瞧你這兒忙著呢，怎麼是誰要演出啊？

班：主：夫人，您真愛說笑，不就是呢……貞德秀麼。

南春晏：貞德秀？她不是倒——（南春晏一驚，知道自己搞錯了）

李泰：夫人，回去吧。（李泰轉身，南春晏在他身後。突然追上擋在李泰前面，看著李泰，怪他為何不說）……回去吧。

南春晏：（低聲、怨恨）你知道……你知道還讓我來！

（南春晏拂袖而下）

第三幕

（場景：棲霞山莊客廳）

（容妝甲為南春晏化妝，婢女甲隨侍在側）

南春晏：（不耐、揮手）好了、好了，別弄了，憑妳這點本事還能混的下去，便知今日的勾欄淪喪成什麼樣了。回去吧。

（容妝甲下）

南春晏：第幾個了？

婢女甲：回夫人的話，這是第七個了。

南春晏：哼，這些個容妝，怎麼就沒一個教人看得上眼。

（李泰上）

李 泰：沒一個合意麼。

南春晏：南春晏東山再起，任何一處皆馬虎不得。縱是翻遍勾欄，也得與我找一個出來。

（頓）江先生呢。

婢女甲：回夫人，還沒起呢。讓奴婢叫他麼。

南春晏：（微笑）無妨。江先生初來之時，直道不慣日出方歇，不到一月，日正當中倒也是一樣安眠了。

（家丁甲領琴書上）

家丁甲：夫人，您找的人來了。

南春晏：姑娘如何稱呼？

琴 書：夫人喚我琴書便是。

南春晏：麻煩琴書姑娘與我試試新妝。

琴 書：是。

（唱）葵瓣青瓷盛白粉，
取些兒、輕按細壓撲面勻。
再取胭脂掌中暈，
飛霞點染雙頰紅。
雖有歲華暗留痕，
眼角唇畔、也曾是芙蓉美人。

（白）夫人請看。

南春晏：（被自己的容顏迷住）這便是時下的新妝麼。

婢女甲：夫人可真好看。

（江仲逸上）

南春晏：先生來的正好——

江仲逸：（看了南春晏，沒注意她化的新妝，而是注意到琴書）琴書姑娘為何在此啊？

琴 書：江先生又為何在此？

南春晏：（不太高興江仲逸忽略他）原來是仲逸舊識。

江仲逸：怎麼，貞德秀捨得妳離開？

南春晏：與貞德秀什麼相干？

江仲逸：琴書姑娘是貞德秀一日都少不得的容妝，與我們這樣隨處皆是的書會才人大不相同。

琴書：江先生為何這般刻薄。阿姐拿的主意也非我做的了主，何必將氣都發在我的身上？

南春晏：姑娘請回吧，江先生現下在此與我寫本，棲霞山莊不會虧待他。

婢女甲：姑娘請隨我來。

（琴書、婢女甲下）

南春晏：（對李泰）是你尋來的？倒知道往貞德秀身旁要人。存心叫我難堪。（李泰不想辯解，沉默）江先生，江先生？

江仲逸：夫人喚我麼。

南春晏：咱今日別改本，到外頭散散心解悶吧。

江仲逸：（有氣無力）還是改吧。

（兩個人往桌子移動，江仲逸坐下，南春晏一旁站立觀看）

南春晏：先生這番更動，未必有我原來的好……（片刻）欸欸、這首曲子我看無有什麼需要更動之處，先生改了回來吧……（片刻）先生不知道，勾欄的看客愛看的是什麼，是南春晏哪，此處不該是這個寫法的……（片刻）不知，江先生與那琴書是何干係啊？

（燈漸暗，只留下桌子一腳的燈光，江仲逸繼續工作，南春晏下）

江仲逸：（唱）就硯懶調墨、墨消盡、人亦瘦，
惟有紫毫筆、愁思飽蘸、落處更成愁。

（白）想我江某呵——

（唱）執筆墨、要爭個郎君領袖，
待好風、成就下浪子班頭。
哪曉得、反遭逢、筆搓墨又揉，
千斤文字、拖磨志氣休。
才把這、血淋淋實情看透，
原來我、做不得響噹噹一粒銅豌豆。

（南春晏執燈上）

南春晏：（唱）掌孤燈、燈下朦朧影相偶，
暗笑他、書呆子、書案只埋首。
他為我、夜深只把孤燈守，
搜索枯腸無怨尤。
我為他、也願同把風露受，
素手暖酒添燈油。
我是個、場上擅手，
他是個、案頭俊秀，
但願得、長夜永漏月如勾，
女兒心事總是羞。
他無琴、我無瑟、筆墨權充佳音奏，

料他年、一曲傳唱、別樣的風流。

（南春晏充滿感情的凝視著江仲逸）

南春晏：改明兒給你買件貂皮襖子。

江仲逸：（低頭看稿，不抬頭）多謝夫人，只怕瑞雪時節江某已然離開棲霞山莊。

南春晏：你要走？

江仲逸：（低頭）本改完了，江某還留著麼？

南春晏：……這可不成，先生得幫著我。

江仲逸：（低頭）江某可沒李總管的本事，大大小小打點的一分不差。

南春晏：可我需要的是先生。

江仲逸：（終於擱下手中的筆，抬頭）我麼？

南春晏：是啊、只有先生能幫我，能幫我再回到戲臺之上。

江仲逸：（經過這段時間，江仲逸盡折銳氣）哼，我有什麼能耐？我要是真有本事，又怎麼會在這裡與夫人斟酌字句。

南春晏：（忽視他不想聽的）先生怎麼這麼說？先生的才氣我是最清楚不過的——（被打斷）

江仲逸：（起身）夫人攢下這樣的家底，要重回戲臺有何難處？銀子砸的下手，事兒哪一樁辦不下來？就是那些戲閣台棚不肯讓夫人登臺，夫人買它一座又何妨？

（南春晏突然變得很嚴肅，而且彷彿刺到他的傷口似的）

南春晏：是他們該來求我。（江仲逸驚訝他會有這麼強的情緒）該來求我南春晏到他們的戲閣台棚扮戲。想當年，只要插著南春晏的戲標，哪一處不是高朋滿座？南春晏打從二十歲登臺，除了頭一回座兒沒滿，往後的每一場戲皆是座無虛席。當初如此，往後依然。（情緒急速變回原來）如今又有了先生的生花妙筆替我這個本兒點鐵成金。（看著江仲逸一時回不過神）先生發愣哪。（按著江仲逸的肩頭重回桌前）來來來，還請先生多費心趕趕工，我不是催著先生早日離開，（嬌嗔）你呀！就是改完了也不許走，還得替我寫第二本、第三本。

（南春晏替江仲逸磨墨倒茶）

（李泰上，在邊上看著一切）

（南春晏下。江仲逸又工作了一陣子，直到天亮。李泰走到江仲逸前，江仲逸沒發現，李泰高傲的替他把茶斟滿，這是李泰表達他認可江仲逸的方式）

李 泰：一夜無眠，你倒是盡心盡力。

（江仲逸不搭理李泰，李泰轉身離開）

江仲逸：（擱筆）夫人為何不再登臺？

李 泰：（背對著江仲逸）若是不再登臺，留先生「這樣的人才」在此何用？

江仲逸：就是年歲大了些，憑夫人的條件又何必要什麼新本呢。

李 泰：（沉默片刻，半轉過身，真誠）你喜歡她的曲藝麼。

江仲逸：宛若迦陵仙音，誰能不動心。

李 泰：她是個心高氣傲的，受不得誰與她比並高下，不是永不登臺，就是一登臺便要震驚梨園。

江仲逸：就憑這本兒，要轟動教坊……（苦笑）難矣。

李 泰：先生先前不是這麼說的。

江仲逸：和闈女的故事縱然動人心弦，夫人的本子卻要一番重整。

李 泰：夫人不說了都隨你麼。

江仲逸：每動一字，便要說清講明緣何更動；每改一曲，更是費盡唇舌好生安撫，更遑論要刪去數套曲子。

李 泰：先生的話，為何不對夫人說了？

江仲逸：聽不入耳。

李 泰：夫人不是這樣的，就是別的事不聽人言，只要是戲的事，卻都反復推敲、參酌再三，不會獨斷獨決。

江仲逸：（冷笑）是麼？

李 泰：江先生誤會夫人了。

江仲逸：怕是李總管不曾體會。（停頓片刻）夫人醒來，替我告個假。

李 泰：先生要往何處？

江仲逸：難道我是棲霞山莊的囚徒麼？（自嘲）夫人替我處理了債務、又與我一身錦衣玉袍，我若不去走動走動，露臉一番、炫耀一番豈非辜負夫人美意？

（江仲逸下、李泰下）

（場景：勾欄之前）

（江仲逸上）

江仲逸：（苦笑）緣何我又來至此處、來至這勾欄之前？腳蹤兒啊、腳蹤兒，究竟是往日習性、還是我的真心？即便做不得關漢卿、比不得鄭光祖，終究拋舍不下一根光禿禿的筆桿兒麼……（歎氣）

（琴書上，看見江仲逸站在勾欄之前，想著還是避開吧）

江仲逸：琴書姑娘。

琴 書：（打個招呼）江先生。（隨即要走）

江仲逸：姑娘留步。（琴書停下腳步）那日，在棲霞山莊的那一日，是我的不是。不該將氣出在姑娘的身上。

琴 書：（歎氣）阿姐便是如此，她秉性涼薄，不獨對你一人如此。若是哪一日我對她沒了用處，再不能替她容妝梳頭，只怕她也不會留什麼情面。

江仲逸：是啊，我對她是沒了用處。

琴 書：先生不必如此，南春晏未必不如貞德秀。我見她甚重先生之才——

江仲逸：我若是有才，便該像令尊令兄一般受人禮遇。又怎會讓人趕了出來，落拓才人與個過氣伶人，成日的斟酌字句。

琴 書：先生為何妄自菲薄至此？

江仲逸：琴書姑娘自小必是衣食無憂，又憑著巧藝一路順遂，自是說的輕易。

琴 書：先生可記得《梅林怨》麼？

江仲逸：貞德秀只用我兩個本子，《梅林怨》便是其一。

琴 書：先生之作興許投不了阿姐的意，可未必不好。（頓）先生身為男子，竟能深解唐朝

梅妃失寵的落寞與孤寂。關目曲情無一不絲絲入扣、情懷纏綿。琴書感同身受，自此便著意留心先生——留心先生的文才。

江仲逸：琴書姑娘錯愛了。

琴書：我不是對先生留心，是對先生之作留心喲。

江仲逸：是、是，是江某唐突了。

琴書：琴書祝先生與南春晏之作一鳴驚人。

江仲逸：……（情緒變低）只怕此劇永無搬演之期。

琴書：先生何出此言？

（江仲逸搖頭一言不發，與琴書別過）

（江仲逸、琴書下）

第四幕

(場景：棲霞山莊客廳)

(李泰上，站著等人。江仲逸上)

李 泰：上哪兒去了？

江仲逸：與你無關。

李 泰：夫人等你一整夜了。

江仲逸：我累了，有事待我醒來再談。

李 泰：(攔住他)夫人等你呢。

江仲逸：有什麼了不得的事麼？

李 泰：夫人不吃不喝不睡——(被打斷)

江仲逸：病了？病了該去請大夫才是。

李 泰：(勉強自己好聲好氣)江先生，看看夫人去吧……

(南春晏上，一臉憔悴)

南春晏：回來了。

(南春晏步履搖晃的走向江仲逸，李泰見狀，欲要攙扶，卻被南春晏輕輕的推開，她走到離江仲逸一步之遙處)

南春晏：天就要亮了、還不見你的人影，我當你……(哽咽)當你不回來了。(開始掩面啜泣)

江仲逸：(無奈)沾眼抹淚的，做什麼呢。

南春晏：(抽搭)一覺醒來，不見你的身影，李哥說你出去了，半晌便回來。我還不急呢，你出去逛逛也好，日夜改稿，別不是悶壞了。可等啊等，幾個時辰過去了，我便怕起來，怕你……怕你……

(南春晏放聲大哭，江仲逸見狀只好走過去，拍拍南春晏的肩膀，南春晏順勢倒入江仲逸懷中。李泰在後舞臺中央的位置，背過身去，不想看)

南春晏：(唱)誰引湘水做情淚，
涕零兩面慘峨眉。
幾回風吹動簾帷，
都道是、你披星踏月急急歸。
幾回樓上小窗推，
楓紅寂寞撩亂飛。
一夜裡、滾燙著山搖海沸，
憂愁人去影難追。
若是此後各南北——

江仲逸：(白)我不過去了一夜。

南春晏：(唱)一夜長似千百歲。
月低垂人不寐，
怕心字漸已燒成灰。
就是這、和闌玉兒打了個粉碎，

強勝你千喚不一回。

江仲逸：(唱)我生之初、她春華正好綻蓓蕾，
要與日月共爭輝。
輕取梨園奪首魁，
我卻是、一事無成運衰頹。
她是個、睥睨孤高常自許，
卻為何、對我折腰也低眉？
一時難解這滋味，
博山爐、沉水香、滿目迷蒙霧霏霏……
慢廝連、緊相偎，
最是無酒人也醉。

李 泰：(唱)這光景、醒時夢裡又幾回，
早慣了、痛撒心扉。
不問情字是與非，
問蒼天、何日能教我意冷心灰。

江仲逸：哭什麼呢。本子沒改完，我往哪兒去啊。

南春晏：嗚嗚，本子改完你就不留下了麼，我待你不好麼，你要什麼我都買給你，就是要整個棲霞山莊都行，只要你別走……

江仲逸：又說什麼傻話，好了，別哭了。哭壞了眼睛，拿什麼讀本哪？妳最緊要的不就是《和闐玉碎》麼。

南春晏：(仍舊在抽搭)先生還陪著我麼。

江仲逸：我累了……夫人歇去吧。

南春晏：先生陪著我，我睡下了你方能走。

江仲逸：這……(南春晏拉住他的手)

(江仲逸、南春晏下。隨後二人發生關係)

(場景：李泰的回憶。李泰仍舊背著身，摘下髻口，當他再轉過身時，又在回憶場景之中)

(玉兒上)

玉 兒：李哥？李哥？唉呀、李哥！

李 泰：(轉身)夫人喚我麼？

玉 兒：什麼夫人，我這兒急的跟什麼似的，你在那做白日夢。人呢，我讓你找的人來了麼？

李 泰：就來了、就來了。

(笛師上)

玉 兒：(興奮)先生來了哇，我等先生許久了，南春晏何德何能，今日得見大都首屈一指的笛師，先生笛藝風神古雅，聽者回味無窮，南春晏仰慕已久，盼先生有以教我。

笛 師：姑娘的曲藝名列教坊，又何需在下一一(被打斷)

玉 兒：(急切的)先生不肯教我麼？

李 泰：(溫柔的)玉兒，耐著點性子。(對笛師)先生既知南春晏的才能，如何不肯琢磨砥

礪，成就一塊美玉呢。

玉兒：我的氣口、尺寸、行腔，還有賴先生教導，盼先生屈尊俯就、勿要推辭。

笛師：(笑)依姑娘今日的成就，縱是小瑕亦難掩大瑜，竟還留心精進，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李泰：她便是如此，戲臺上的事看得比誰都認真。

笛師：既然姑娘有心，我又如何不成全呢。

玉兒：先生願意教我？先生請坐、請坐呀。

笛師：(唱)與你、把歌兒曲兒細細說，

玉兒：(唱)與我、把字兒句兒慢慢磨。

往常是、自斟自酌自摸索，

笛師：(唱)和闐美玉、猶需費雕琢。

此處該是惜氣力、莫求情韻都唱徹，

曲至擲落、莫忘板眼合。

玉兒：(唱)霧裡觀花、終是隔一層，

謝先生、撥雲見月、為我解疑又辯惑。

笛師：(唱)她性兒直、心兒熱，

拍按紅牙、為何一曲不溫也不火？

人道是、嬌滴滴華容婀娜，

誰曾見、她巧匠苦心直把天工奪？

心竅玲瓏、兩眼兒秋波，

玉兒：(唱)笛聲裂空、十指兒婆娑。

笛師、玉兒：(合)兩下流連同切磋，

笛師、玉兒：(合)笛聲熨貼歌聲行、是天叫作合、天叫作合。

李泰：(唱)博山爐、沉水香、笛音嫋嫋，

他二人、相談不覺、月上枝頭梢。

回身取來孤燈照，

昏茫迷蒙看分曉：

好一幅、君子窈窕，

恰是我、揮毫親手描。

人猶是、往日喜含笑，

卻是含笑對誰、直把眉眼挑。

眉眼挑、心兒招，

他那裡、神魂俱顛倒。

分明美景映良宵，

撲面浪濤、亂我心潮。

(笛師挽著玉兒，欲下。李泰開口叫住玉兒，玉兒示意笛師先下)

李泰：玉兒。(玉兒回頭，李泰口吻卑微)我還能幫你什麼？

玉兒：(口氣不同於過往的真誠，笑，敷衍的)李哥待我最好。(轉身走了一兩步，回頭)往後，別再喊我玉兒。

(玉兒、李泰下)

(場景：棲霞山莊客廳)

(南春晏、李泰上)

南春晏：仲逸呢。

李 泰：出去了。

南春晏：去哪兒？(李泰搖搖頭)讓你打聽的事如何了？

李 泰：(緩慢的)打聽他的事，做什麼呢。你讓他做的，他不都做了麼。

南春晏：(一愣)你休管。那是我的事。(頓)你不肯替我查出他到外頭做什麼事、見什麼人，我讓別人查去。

(南春晏走離李泰旁邊，好像到視窗去張望似的。江仲逸上。)

南春晏：回來啦。(溫柔的)都到什麼地方去啦？

江仲逸：(來到桌前準備改稿)隨興逛逛。

南春晏：見了些什麼人哪？

江仲逸：(抬起頭來，思考)一個賣燒餅的，一個賣豆漿的，還有一個賣饅頭的。(繼續寫)

(南春晏見江仲逸埋首，突然抽起他的筆桿)

南春晏：寫寫寫，你成日就知道寫。

江仲逸：讓我來棲霞山莊，不就是為這事麼。

南春晏：你該不是巴望著早日寫完、早日離開吧。

江仲逸：本想改了這兩個套曲，再對夫人言講——(被打斷)

南春晏：你要講些什麼、就快些講啊。

江仲逸：該是我離開棲霞山莊了。

南春晏：(錯愕)怕不是我聽錯了吧。好端端的，是不是我做錯了什麼，惹得你不開心？

江仲逸：你有什麼錯。

南春晏：既是如此又為何要走？

江仲逸：個有個的住處，怎能久日寄人籬下。

南春晏：還缺些什麼？我與你買來。

江仲逸：(不爽)我為妳改本，不是賣斷於妳，我回我的居處，妳的本依舊與妳改好。

南春晏：貂皮襖子，是貂皮襖子。你不信我會買給你吧。我現下就買。李哥——

江仲逸：(怒)住口。(南春晏嚇到)我講的清楚分明。

南春晏：(無辜的)我明白啊，我都明白啊。(頓)你想要的不是貂皮襖子麼？

江仲逸：(抓狂，把身上的衣服啦、冠、鞋啦，全脫下來)妳的東西我不要，一件都不要

(隨手拿起一把剪刀開始剪)璞玉冠、印金長衫，妳當我希罕麼？妳當我真希罕麼？

南春晏：(尖叫)啊！！

李 泰：(奪過江仲逸的剪刀，再把他推開)住手！

江仲逸：(喘息，冷靜)我明日便走。一月兩回，我會來至棲霞山莊，將修改好的文稿與夫人過目。夫人以為如何。

南春晏：(唱)飛不起、風軟遊絲重，
萬籟俱寂、獨有我鼻息沉沉。

幾度開言欲問他，
話如雪花、落地已無聲。
他色遷容變怒氣盛，
愛憎轉瞬不留情。
可是我、待他不認真？
可是我、待他不實誠？
輕吟小調夜撫琴，
只為他、愛我歌韻知心又知音。
饑寒飽暖我照應，
我教他、華服錦帶日日品甘珍。
欲問他、可是我——（江仲逸突然說話了）

江仲逸：（白）（冷）夫人同意了。江某告退。

（李泰來到南春晏身旁）

南春晏：（非常輕聲的，不凶）你走。（李泰下）

（南春晏從江仲逸脫下的衣服當中，一件件的拿起來看，最後找到剪刀）

（南春晏決定以自盡的方式要脅江仲逸）

南春晏：（唱）——可是他、另結知心人？

雙死鴛鴦不許分。

（李泰上，看見倒在地上的南春晏，將他抱住）

李 泰：（陰冷）玉兒，我會日日夜夜的守在你的身旁。

（燈暗，兩人下）

（隨即，舞臺的一角亮起來，江仲逸坐著，在微弱的燭光下，拿著筆，十分煩躁）

（李泰又上）

李 泰：（冷，譴責）人沒死成，便有心思改本了麼。

江仲逸：（擱筆，沉默片刻）你與她是何干係。

李 泰：（冷笑）知道了又如何。

江仲逸：緣何她睡夢之中，喚的俱是你的名字？

（此處暗示南春晏與江仲逸曾同床共枕）

李 泰：（一絲陰寒的得意）你也知曉了麼。

江仲逸：你是她的夫婿麼？

李 泰：（頓）她的後夫是個伶人，一身的技藝無人不驚歎佩服，只因倒了嗓退下戲臺，將所有的心力用於成就夫人；她的前夫是個笛師，是她精磨夫人的氣口、尺寸、行腔，將她這樣的大材雕琢成器。（頓）我，不是她的夫婿。（頓，更陰冷）你所知之事，他的夫婿們終也知曉了。

江仲逸：（不寒而慄又透著悲傷）……你又為何與她糾纏至此……

李 泰：（不正面回答）該是先生探望夫人的時候了。

（江仲逸猶豫的身形，充分流露他不想去，但一條人命他又不得不去）

（江仲逸下，李泰下）

（場景：棲霞山莊主臥）

（江仲逸上。形容憔悴的南春晏已在場上）

（南春晏看見江仲逸，轉過頭去，表示不想看見他）

江仲逸：把自個兒弄成這樣，何必呢。

南春晏：天就要亮了，你不是要走了麼……既是要走，又何須管我的死活。

江仲逸：我有什麼好，哪裡值得妳如此。

南春晏：（哽咽）你剪了那些衣裳，與剪了我有何不同。我不過是幫你一回。

江仲逸：如何相提並論？

南春晏：俱是你不要的。（暗示江仲逸若要走，她仍會尋短）

江仲逸：……我有什麼好，李泰待你才是好啊。

南春晏：待你好的就是好麼？（頓）我待你不好麼？

江仲逸：《和闐玉碎》呢？妳最看重的不是它麼？

（南春晏沉默片刻，而後搖搖頭，表示比不上江仲逸）

江仲逸：（開始感到巨大壓力，南春晏在逼他做選擇）我欠你的、難道就還不清了麼。

南春晏：（緩慢的）要說還，又該如何算？（暗示江仲逸還不起）

（江仲逸終於明白，自己還不清了，非得留在棲霞山莊了。）

江仲逸：（唱）風颯颯兮木蕭蕭，

極目惟見牆垣高。

我本是、落拓窮年志氣豪，

不信人間負天驕。

夏去秋來無多時，

少年子弟心已老。

還不清、華服錦帶美冠帽，

這一身、黃金的枷鎖如何逃？

算不盡、軟香懷玉風流宵，

這一筆、無情的情債怎勾消？

眼前忽現、丹楓瀝血、阻斷歸路迢，

原來天光裂雲霄——

（白）日頭初起了。

（唱）棲霞山莊走一遭，

只餘下、楓紅漫天血色滔滔。

第五幕

（場景：棲霞山莊客廳）

（南春晏對鏡，看著鏡中的臉色蒼白、不滿意。掩倒鏡子，不高興）

南春晏：哼。

婢女甲：夫人病後（自殺後）身子虛弱，氣色難免差些，休養個幾日，依舊是華容婀娜。

南春晏：那一日，那個來至棲霞山莊的容妝，讓李哥將人帶來。

婢女甲：是。

（婢女甲下）

（李泰、婢女甲領琴書上）

琴書：（伺機左右張望江仲逸）夫人。夫人今日欲做何種妝容？

南春晏：上回妳與我畫的……

琴書：是目下最流行的一一（被打斷）

南春晏：太花俏了，素雅些。

琴書：是。

南春晏：（輕描淡寫）貞德秀與妳多少銀子，我加倍與妳。

琴書：夫人說笑了。

南春晏：怎麼？莫不是妳以為南春晏比不得他人麼？

琴書：夫人乃是梨園中第一傳奇，誰比得了呢。

南春晏：（笑）是麼？

（容妝過程中，江仲逸上。江仲逸與琴書四目相接）

南春晏：（一點兒嬌嗔）誰讓你進來了，在容妝呢。

琴書：容妝已成，夫人請看。

南春晏：……（拉住江仲逸）仲逸，你瞧見了麼？

江仲逸：（輕輕撥開南春晏的手，低聲的）瞧見了。

南春晏：（又拉住江仲逸，到鏡子前）你來看，如今你與我是更相適的了。

江仲逸：（低聲）什麼相適不相適。

（江仲逸試圖再次撥開南春晏的手，南春晏抓緊了）

南春晏：（趕琴書走）李哥，送客。

（李泰、琴書下。江仲逸掙脫南春晏，下）

（南春晏在琴書走後，臨鏡描容，想化出琴書替她化妝的效果）

南春晏：（唱）自古美人如名將，

不許人間見白頭。

那一日、她巧手隨意妝容就，

荏苒韶光再重頭。

鏡中容顏睽違久，

曾是我、黛綠年華花落隨水流。

我若是、青春還如舊，

仲逸他、必是朝夕長相守。

南春晏、向來是才高八斗，

抹粉擦脂何足憂？

但取妝粉敷面容——

(咦?) 不見當日花月羞。

應是粉薄難遮掩，

再將妝粉施從頭。

面色慘白妝粉厚，

(白) 我就不信，那丫頭能的，我不能麼？貞德秀的人，呼之則來揮之則去，她、她莫不是與仲逸有什麼糾葛？

(唱) 嬌容一怒盡摧朽。

(粉塗太厚又裂開，精神開始邁向崩潰)

(精神緊繃的南春晏拿著胭脂、眉筆等等化妝工具，不住的往臉上塗抹)

(年老的南春晏上，以下簡稱「老玉兒」，如鬼魅般出現在鏡旁)

南春晏：(唱) 欲畫黛眉描朱唇，

眉墨唇脂反成仇。(老玉兒湊到南春晏眼前)

鏡中人兒、為何這般醜？

顛兢兢、嚇得我、魄喪魂也休。

(白) 啊！！(尖叫，跌跌撞撞逃離鏡前)

(李泰急上，南春晏抱住李泰)

李 泰：何事驚慌？夫人？何事驚慌？

南春晏：(指著站在鏡子後面露出詭異笑容的老玉兒) 人、人、那兒有個人。

李 泰：無有啊？

南春晏：桌案之後立著個雞皮鶴髮的老婦——你快去、將她趕了出去。(推) 去啊。

(老玉兒先下)

(李泰無奈，只得走到桌子，作勢趕人)

李 泰：走、走，快走呀！

南春晏：(餘悸猶存的接近) 走了麼？

李 泰：走了、走了。

南春晏：(回到桌前，看著桌上的化妝品) 去，去把那個丫頭尋來。(頓) 就說我病了，別讓仲逸上我這兒來。

(李泰下。老玉兒又上，默默站在南春晏身後。這次南春晏沒有發現她。南春晏下，老玉兒妖異的隨下)

(李泰帶琴書上，李泰下，琴書微微的左右張望。南春晏上)

南春晏：仲逸可曾對你講過《和闐玉碎》的故事。

琴 書：琴書不知。

南春晏：說的是負心人合該落得的下場，新婦慘死，幼子殤亡。哈哈。挺有意思的，不是麼？

琴 書：夫人要做與上回相同的妝容麼。

南春晏：妳與我描一雙似顰非顰的不展眉，勾兩隻似笑非笑的絕情目，再一抹腥紅唇上，半

縷秋殺額首)

(琴書替南春晏再次化妝，妝成琴書站在南春晏身後，準備替她梳頭)

琴書：敢問夫人欲梳何種髻式？

南春晏：(以怨恨至極的眼神看著鏡中的琴書)丫頭，妳這雙手好的教人直想剁了它。(琴書驚嚇，落了梳子)我這是在誇妳啊，怎麼？受寵若驚麼？

琴書：夫人說笑了。

南春晏：與我取了那件戲服。

(琴書拿下那件掛在客廳的戲服，並且替南春晏穿上)

南春晏：(進入《和闐玉碎》情節)負心的人兒啊，你道我這一身華服何來？當初我拋卻所有，為你殺父弑兄，隨你天涯浪跡，不要國、不要家、不要我的名姓，只要你一個的受盡風霜雨打。便是如此、依舊是一滴一點攢下了這許許多多的繡線綢布，織就一件嫁裳，為的是與你花燭盟誓，正了這妻室的名分，誰想如今……(歎氣)情緣已盡，如君所言，又何須苦苦強求？惟有一事，盼君應允。(停頓，彷彿對方問南春晏什麼事)收下這本該是我為君披上的嫁裳，你我今生至此，也該記著當初的情份，就讓這嫁裳與君共度良宵，縱使伊人非我……

(南春晏脫下戲服)

南春晏：(對琴書)拿著啊。發傻啊。(琴書接過戲服，準備要掛回去)欸欸，做什麼？該妳了啊。

琴書：該我什麼？

南春晏：該妳上戲啦。

琴書：我不會。

南春晏：什麼不會，想妳在勾欄也待了數個年頭，縱然沒嗓子沒身段，比劃比劃總曉得的吧。來、穿上。(琴書愣)穿哪。

琴書：夫人莫要為難，琴書當真不會。

南春晏：(動手)讓妳穿妳就穿。

琴書：(緊張)夫人莫要為難……(南春晏扯住琴書，琴書高叫)江先生——(看見南春晏惡毒的眼神)江、江先生在麼？

南春晏：(停手，陰冷的)妳……找仲逸則甚？(琴書恐懼的搖頭)妳與他是何干係？

琴書：(抖)夫人容妝已畢，琴書告辭。

南春晏：(擋住)該妳了。穿上。

琴書：我……

南春晏：妳是大宛的公主，穿上。

(琴書在強大的壓力下，穿上了)

南春晏：(旁白的口吻)大宛公主自解生手中接過了彌地亞與她的嫁裳，心頭一陣酸楚並著幾許歡愉。酸楚的是那可憐的異邦女子往後該要如何自處？又難免歡愉，從今而後，解生全然的向著她了，拋撇過去的一切，向著她了。諸多念想在心中流轉消長，大宛公主不曾料到的是，嫁裳之內層層塗抹了和闐古國密傳毒藥，她還不及訝異，已然香消玉殞，嬌滴滴的身子展眼便成一團惡臭沖天的腐屍——(頓，瞪著琴書)妳該死了。

琴書：妳說些什麼，我不明白。(要走，又被擋住)

南春晏：妳該死了。

(南春晏與琴書拉扯起來，南春晏拿起鏡臺往琴書頭上砸下去。琴書倒地)

南春晏：(喘氣)排了這一場戲，便用卻我許多氣力。(琴書掙扎著要爬起來，南春晏繼續拿鏡臺敲擊琴書)妳死了、妳死了，怎不能安安分分的排戲麼？

(李泰急上，從南春晏手中救過琴書)

李泰：住手！玉兒你做什麼？

琴書：大爺、救我！

南春晏：(不耐煩)她該死又不死，你沒瞧見大宛公主身上穿著彌地亞的嫁裳麼。李哥，你來的正好，該你了，你上大宛國主，可別像他拖拖拉拉的，著實費了我一番功夫，才教他倒下。

(李泰把琴書扶住)

南春晏：是了、是了，便是如此，還是你與我的心意相通。大宛國主痛心的抱起女兒不成人形的屍首，屍首上的毒藥亦沾染了他的身上——李哥，你該倒下了。

(李泰回頭看了一眼南春晏，下)

(江仲逸上，他剛剛彷彿聽見琴書的聲音)

南春晏：仲逸。(江仲逸四處張望)仲逸，我病了，李哥不是這麼對你說了麼。

江仲逸：這些個胭脂水粉……琴書姑娘呢？

南春晏：我病了，怎麼，你就這麼不聞不問麼？

江仲逸：琴書呢？我分明聽見她的叫聲。

南春晏：胭脂水粉就只她一人用得麼？仲逸，我病了——

江仲逸：她來過了麼？

南春晏：我——

江仲逸：(凶)她來過了麼？

南春晏：(委屈)你凶我、你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凶我……

江仲逸：(知道得按照南春晏的規矩)妳好些了麼，要不要請大夫。

南春晏：(微笑)人是來過，不過又走了。李哥領著他出去的。

(江仲逸轉身要走)

南春晏：仲逸，上哪兒去啊？

江仲逸：你糟蹋我便罷，她無有虧欠妳什麼，又何必三番兩次糟蹋她。讓開。

南春晏：不許走。

(江仲逸推開南春晏，南春晏見江仲逸要走了，自己又攔不住，拿出一把剪刀，追過去，捅了江仲逸一下)

(江仲逸回身，驚訝)

江仲逸：妳……！

南春晏：(意識到自己殺人，驚慌，剪刀落地)都是你不好、都是你逼我的——本兒……這本兒得改。筆、筆呢？(翻出劇本草稿以及筆墨)是哪裡呢？這兒、就是這兒——(進入旁白口吻)彌地亞念及舊情，欲要留他一個轉圜的餘地，解生卻是個忘恩負

義的，竟要殺了……要殺了……（南春晏口吻）噲，戲演到這兒，除了彌地亞與解生，可沒人活著了（旁白）竟要殺了這曾是不可一世，而今一無所有的異邦女子，（南春晏口吻）這兒該唱一段才是一一仲逸，這首曲子你寫吧……就寫彌地亞終究親手殺了解生，了結這段孽緣，以慰父兄在天之靈……哈哈，改的好、改的好啊。（江仲逸步履蹣跚，而後倒地不起）

（李泰上，見江仲逸斷氣）

李 泰：玉兒、不好了、不好了……江先生他！

南春晏：（提醒的語氣）不是說過了，別再喚我玉兒了麼。（幻想）你聽，聽外頭人聲鼎沸的，今兒個想必又是滿座吧。李哥，我不曾辜負你領我進戲班哪。（坐回梳粧檯前整妝）別急，等會兒好戲便要上演囉。

（南春晏整妝完畢，恍若登臺。）

南春晏：（唱）大宛飛黃沙、天際湧雲浪，
和闐飄零人、悶厭厭、斜倚小樓窗。

（劇終）